



刘紹棠 著

私访记

作家出版社

私 訪 記

刘紹棠 著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五七年·北京

封面設計：藍 太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四头条胡同4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57号

机械工業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

*

書 5322 字數104,000 开本787×1092 $\frac{1}{32}$ 印張5 $\frac{15}{16}$ 插頁2

1957年4月北京第1版 1957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票 0001—5000 册

定价(6)0.50元

目 次

紅花·····	1
摆渡口·····	14
大青驢子·····	23
布谷鳥歌唱的季节·····	33
山楂村的歌声·····	46
十字路口·····	66
船·····	86
朝霞燃燒起来了·····	97
收获·····	109
初春夜·····	120
瓜棚記·····	134
私訪記·····	158
鬧林記·····	176
后記·····	188

紅 花

运河大平原上，遍地种的是棉花。油綠油綠的棉叶下面，藏着一顆顆碩大的棉桃，圓溜溜的招人愛。

傍晚，互助組一齐收了工。井蘭子領導着的妇女生产队，像一群喜鵲，噯噯喳喳地，順着棉田里的蚯蚓小道兒往回走，穿过一塊狹長的棒子地，便到了村头。村头有一排高大的白楊树，迎風發响，到了树底下，涼爽得就像扇子搧着一样。

“就在这兒吧！”井蘭子指着白楊树下，“咱們开个小会。”

大家散着坐下，誰也不說話。井蘭子首先發言：“昨天全体村干部会上，分配給咱們一个任务……”井蘭子頓了頓，瞧了瞧大家臉上的神色。

“快說吧！別那么吐不出来咽不下去的，多困难的任務，能吓倒咱們！”有个女孩子催着說。

“任务倒是不难，就怕思想上搞不通。”井蘭子穩重地說。

“怎会搞不通？咱們这群里，誰也不是落后腦袋。”

“好！我就說。”井蘭子开了口，“眼下活兒少了，政府要把子母河水庫扩大，咱村年青力壯的人，要去四十多个。这一来，保苗护堤的任务，就得咱們来担当。”

“这沒甚么难处，全体参加。”大家都松了口气，觉得这还值得搞通思想。

井蘭子听完，却搖着头，說：“問題不那么容易。等連着下兩場大雨，河里平了槽，咱們就都得到堤上来睡。”

“那怕甚么！又都不是胆小鬼。”

“再仔細想想，有沒有別的枝节。”井蘭子劝大家多动动腦筋。

沉默了一会兒，一个叫二翠的姑娘說了話：“我有問題。”

井蘭子心里猜了个八九成，便催促她：“說吧，讓大家帮你解决解决。”

“我是怕有人在背后瞎造謠。”二翠挺不自然地說。

“還沒說完哪！”井蘭子笑嘻嘻地，一双長睫毛眼睛，淘气地眯了眯。

“真完了。”二翠紅了臉，靦靦地說。

“我給你說完下半截兒吧！”井蘭子笑着說，“你呀！是怕你的对象，听了別人胡說八道，跟你鬧气兒，是不

是？”

“……”二翠臉像紅布似的，低下頭，咬着嘴唇，不言語。

“吱聲呀！我說的對不對？”井蘭子誠心逗她。

要是往常，大家早笑得前仰後合。可是，今天大家心裏都或多或少地有這塊病，所以，不但沒有人樂，反倒有人給二翠打抱不平：“蘭子！你甭拿別人開心，你的心病更大。”

“這又不是甚麼丟人的事，”井蘭子說，“我才不憂慮哪！”

“你那個臧梁，在七十里以外的水庫工作，別人要是添枝兒帶葉一造謠，他要不生氣才怪。”

“他，”井蘭子臉微微發紅地說，“他不那麼封建。男人護堤在外面睡，女人從來沒猜疑過，回來還得問冷問熱，加倍地侍候。為甚麼女人就不許這樣呢？還不是封建思想在腦袋里瞎搗鬼。”

“那……他要不願意？”二翠問。

“跟他解釋呀！”井蘭子說，“年紀青青，誰還那麼榆木疙瘩呀！讓人家指鼻子划臉地喊小頑固兒。可就怕自己先打退堂鼓，就沒法解決了。”

大家都不言語，低著頭想，想來想去，檢查出自己思想里，還有著封建渣兒。

“對！咱們就接下這個任務。”大家又快活起來。

“誰的對象要是不同意，咱們大家去給他刨封建老根兒。”井蘭子逗笑地說。

像雀兒似的，她們蹦跳着，跑回家去。

二

井蘭子的對象叫臧梁，原來是村里的团支部書記。子母河水庫缺少幹部，在麥收以後，臧梁才被調到水庫去當見習測量員。臧梁曾經勸井蘭子參加民兵隊，井蘭子怕她爹吵鬧，沒有肯。井蘭子的心病，不是臧梁，倒是她爹。可是她自己是青年團員，處處要帶頭，心里有准主意，这个小難題兒，不愁沒法解決。

井蘭子爹井奎老头，是个外場人，好講面子。家里家外收拾得干干淨淨。屋里沒甚么擺設，但却打扫得亮堂堂的。衣服哪怕滿身補綻，也要平平整整，俐俐落落。餵着一头小毛驢兒，脊背就跟抹了油一樣；那輛鉄輪兒車，因為使用得精心，走起路來嗒嗒响的非常清脆。

井蘭子跟臧梁自由戀愛，老头心里頭誇獎閨女的眼力。瞧着臧梁，講工作、論人品，都趁老头的心，覺着年青人自己去找對象，比爹媽大包大攬強上百倍。只是井蘭子好玩好唱，跟年青小伙子們也打鬧；井奎老头总怕臧梁不願意，就常常規勸井蘭子：“別那么傻鬧！姑娘跟小伙子，总得庄重一點兒。”

井蘭子是个快性人兒，从来沒把她爹的話攔在心里，照样是又唱又鬧。

飯桌子上，井蘭子給她爹盛了碗稀飯，回过头問她娘：“娘！我那双膠鞋，您給放在哪兒啦？”

“还是那个老地方，箱子架底下。”她娘說。

“大热的天挺撓脚，穿上膠鞋更难受，你找它有甚么用？”井奎老头問。

井蘭子說：“眼下年青小伙子都去挖水庫；黑夜保苗护堤，由我們担当。半夜里露水那么多，不穿膠鞋怎么办。”

娘也不表示反对，只是笑着說：“你們这群野閨女，越来越瘋。黑更半夜，又得讓你爹給开门。”

“用不着。”井蘭子笑着把筷子乱搖晃，“我們集体在堤上睡。”

“甚么？那可不成，姑娘家，在野地里露宿，还成甚么話。”井奎老头話很柔和，內中的意思却很硬。

“就您个别，”井蘭子調皮地用手指着她爹的腦門兒，“这有甚么关系，又不是沒伴兒。”

“反正我不能讓你去。”井奎老头固执地說。

“人家別人家家里都不阻攔，偏您擋我，不怕人家笑話您！”

“你不比人家。”井奎老头說。

“我跟人家有甚么不一样？”井蘭子倔强地說，“年岁

身量兒，不是一點兒沒差別？”

“別的姑娘，對象都在左近各村，不會有甚麼猜疑。可是臧梁却在七十里以外，他要聽了些風言風語的，會不會誤會你？”井奎老头，一連氣把心裏話全說出來了。

“我當着有甚麼大不了的事。”井蘭子等她爹說完，噗哧笑了出來，不在意地說，“臧梁從前還叫我參加民兵隊，這時候保苗護堤，他更沒意見。”

“那時候臧梁還在呀！”井奎老头說，“眼下臧梁要是在，我也不阻攔你。”

“臧梁不是那種封建的人，想把婦女鎖在家里，大門不出，二門不邁。”

“人嘴兩層皮，那些壞小子們，不定編出甚麼瞎話；臧梁難免聽進一兩句。”

“人正不怕影兒斜。”井蘭子大聲說，“您就甭操這份閑心，新世道的事情，就不能按照舊禮法兒。”

井蘭子娘一旁勸住說：“蘭子爹！臧梁那麼大心胸，不會小肚雞腸的。”又掉過頭對蘭子說：“三句半話就紅臉，這是氣你爹，要是別人，人家永遠不搭理你。”

“就是呀！”井蘭子也笑了，“我還摸不透他的思想脾氣兒。”

井奎老头琢磨不過來這個新道理，只是慢慢地喝稀飯。這時，梢門外有人小聲叫：“蘭子！出來。”原來那群姑娘聽見這裡爭吵，都跑來聽。

井蘭子走了出去，那群姑娘們問：“究竟在不在堤上睡？”

“为甚么不在堤上睡呢？”井蘭子兩眼扫了一下大家。

“真要有人給咱們胡說八道，怎么好？”

“只要咱們光明正大，行的端走的正，看誰敢胡造謠言。”井蘭子坚决地說。

“甚么时候开始？”

“今天晚上編組，明天就站崗。”

第二天夜晚，人們都正在場里乘涼。四十多个妇女，揹着槍，在村东口大空場集合。

“立正！”井蘭子清脆的声音，冲破了夜晚的寂靜，“报数！”

“一二三四……”

“一組巡邏，二組在堤上放流动哨，別的六組睡覺，等候接班！”井蘭子分配完，队伍便动起来。

一道流星，从天空中划过，五六个妇女鑽进漫長的庄稼地里。叫得正欢的蝸蝸兒，頓時吓得停止了声音。其他的人，輕輕地迈著步子，向前面的河堤走去。

三

接連下了三天雨，才晴了天，运河的水面，仍然很平靜。但是，經驗告訴人們，山水快要下来了。

半夜。月色非常朦朧，圓圓的月亮上，抹了一層淡淡的白云。運河里，籠罩着迷蒙的水氣。井蘭子揹着一枝三八槍，在河堤上蹣跚。從上游，傳來一陣陣牛吼似的聲音。井蘭子自言自語地說：“山水下來了！”

河堤上，散布着十來個窩棚。窩棚里，婦女隊員們睡得很熟。井蘭子暫時還不想叫醒她們，她的眼睛，沿着曲曲折折的河堤往北看，北面是一片模糊，牛吼似的聲音越發近了。

月色轉得更加暗淡。混濁的浪花，前後排擠，水面离河堤近了，把兩岸拍打得啪啪山响。

“醒醒！”井蘭子把大家喊了起來，“山水下來啦。”

全體隊員都從窩棚里出來，揉了揉眼睛，便听着井蘭子吩咐工作：“大家在河堤上，拉成一個三里地的長綫兒，出了事情，趕緊聯絡搶救。”

由於有了水庫，三天的時間，運河又平靜下來，只是水流急些。可是婦女隊員們，三宵沒睡好覺，一個個眼圈黑紫，顯得非常瞌睡。

井蘭子本來也難以支持，但是別的隊員都想睡，她便和另幾個團員，在這三里長的一段河堤上，放着流動哨。

她的腦子暈暈的，眼皮發澀，走起路來有些晃。她真想躺在濕漉漉的堤上，香香甜甜地睡個覺，可是她知道特務最好在這時候偷空子。於是她把手巾浸濕，圍在頭上，

解开領扣，讓夜里的小涼風吹進脖子里。

突然，有个光亮一閃，沉了會兒，嘣通一聲，土塊落進了水里。井蘭子找好了掩蔽，拉上栓，頂上子彈，喊：“不許動！”

一个黑影，骨碌滾下了河堤；井蘭子一扣扳机，啪！子彈打了出去，那边唉哟一声。

窩棚里的隊員，提着槍跑出來，跟着井蘭子追特務。跑不遠，井蘭子滑倒了，原來堤當間被挖了个窟窿，往外流水，眼看就要流到棉花地邊。

“春燕！把人拉成口袋，趕緊追。二翠！回村報信，堵窟窿。”

“你呢？”

“不要管我，快！”

河里的急流，擰成漩渦。井蘭子緊了緊衣服，便浸到水里，脚下找着淺底，身子靠住那窟窿。一股急流，撞着她的胸口，頂得出不來氣。水涼得透骨，可是她心里却像火一樣發燒。

又一股急流沖來，她喝了一口水。三天沒合眼，身子本來就乏，她已經支持不住。可是，一个偉大的信念，映進她的腦子里：“我是青年團員，我要堅持！”

身上頓時產生了一股熱力，死死地靠住那個窟窿。

一股急流，又一股急流……她喝了十來口水。這時她聽見堤下人們的說話聲，剛想拔出身子，却覺得輕輕一

飄，隨着急流，向下去了。

人們到了堤上，趕忙填窟窿。春燕她們也把特務抓了回來。忽然，一個姑娘問：“井蘭子哪兒去了？”

“我見她跳到了水里，堵住了窟窿。……”

“唉呀！一定是被水沖走啦！”

“趕緊救吧！”

十幾個會水的老头，跳了下去。姑娘們在堤上跑着喊：“井蘭子！井蘭子……”

井蘭子生長在運河岸上，會浮水。她鎮靜地順着水流，往對岸游。身上已經沒有力量，生命就要危險，但她還擔心着：“窟窿大了，堤下千頃的棉花，就要淹沒……”於是加了一把勁，想靠住岸。

一個浪頭，將她打沉，她用力露出頭，腳似乎挨住地，鼓起勁來一游，身子擱淺在淺水灘上。跟着，她昏了過去。

人們在對岸跑了十幾里路，也沒有找到；姑娘們在堤上喊啞了嗓子，也沒有得到回聲。

“等天亮再找吧！”老头們游上岸，嘆口氣說。

姑娘們不肯走，她們呆呆地望着河水。蘭子娘哭喊著來了。井奎老头攙着老伴兒，也直落眼淚。

井蘭子慢慢蘇醒過來，她微微聽見了哭聲，好像是她娘。她想喊，喊不出；想動，動不了。又昏了過去。

“咱們找她去！”幾個姑娘不等堤上的人同意，就跳下

河去；順着河心，往下游去。

月亮冲出了薄云，帶來了光亮，姑娘們上了淺灘，發現了井蘭子。

“蘭子！”几个姑娘掉下了热泪。

她們摸摸井蘭子身上，冰凉的；独有心口窩熱呼呼的，还突突地跳着。

“揸上岸！”

四

井蘭子养了三天，便能下地走动了。三天里，縣長、县委書記、青年团县委書記、区長、区委書記、青年团区委書記都跑来看她，給她帶來了礼物。

第四天，由县委書記主持，在村东口大空場里，开了庆功会。全区各村都派了人来参加，黑压压的足有一千五六百人。唱歌說笑的声音，几里开外都听得見。

买了几領新席，搭起了台棚；县委書記、青年团县委書記、井蘭子、区長、区委書記、青年团区委書記都坐在正中央。井蘭子坐在毛主席像下面，毛主席瞧着井蘭子，慈爱地笑着。

护堤的妇女生产队的四十多个妇女，也都紅光滿面地笑嘻嘻地坐在前面。

开会，首長講完話，井蘭子代表护堤的姑娘們講話。

台下不时地鼓掌，她那蒼白的臉上，泛起一陣陣紅暈。

“獻花！”司儀喊完，各村的青年团支部、村婦聯、兒童們，來來往往，這個回來那個去，鮮艷的花，堆在井蘭子面前；堆在那些完成了保苗護堤任務的婦女面前。

“閃道！閃道！”一個穿灰制服的幹部，推着自行車進了會場，車把前面，有一朵盤子大的紅花。這個青年人，紅扑漲臉地，滴着汗珠，可是却笑得合不上嘴。

井蘭子抬頭一看，是臧梁，她臉紅起來；想張口喊他，又覺得不合适，反倒羞羞答答地低下頭。

“主席！我要獻花，還要說幾句話。”臧梁把自行車倚在台前，摘下車前的大紅花，上了台。

“歡迎！歡迎！”台下的人都知道他倆的關係，拍着巴掌喊。

井奎老头被邀在前面坐着，聽見後面有人說：“瞧人家這沒結婚的小兩口兒，多光榮！”“人家是自由戀愛，當然事事順心。”

井奎老头後面的話沒听完，台上，臧梁講了話：“今天晌午，我們在水庫工作的二十五個村一千多民工，聽見了井蘭子同婦女生產隊保苗護堤的這件事，趕忙攢了這一朵紅花，要我帶着大家的敬意，把這朵大紅花獻給我們的護堤女英雄們。”

“給她戴上！”台下的人們快樂地喊叫。

大紅花戴在了井蘭子胸前，遮着她的胸口，映紅了她

的臉。臧梁轉過身，大聲說：“我們要向護堤的英雄們學習……”

井奎老头看着閨女，看着臧梁，覺得光榮，面子上好看；又覺得自己有些落后，當初不該阻攔閨女，應該追上年輕人，跟他們一樣開通……

突然，有人拉了他一把：“井大爷，快上台去，报社的記者要給您全家照像！”

他向台上一看，閨女戴着那朵大紅花，閃閃耀眼，臧梁在左边，老伴兒在右边，他連忙三步兩步地上了台。

报社的記者給井蘭子全家照了一張像，又給井蘭子和戴着鮮紅耀眼的大紅花的妇女生产隊員們也照了一張像。

这样的大紅花，在运河大平原上，到处开放。

1951年10月